

流传于云南地区的彝族英雄史诗《阿鲁举热》研究 ——兼与贵州、四川地区版本的比较

罗文华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515022)

【摘要】在几部彝族英雄史诗中,流传最广(云、贵、川等西南彝族地区都有流传),影响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是《阿鲁举热》(贵州地区名为《支嘎阿鲁王》,四川地区名为《支格阿鲁》)这一部。这是同一部英雄史诗的三种地方变体文本,其史诗框架和基本内容大体相同,但在一些具体内容或篇幅长短、诗歌艺术特色上有些差异。这部云南版本《阿鲁举热》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其思想内容涉及古代彝族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地方,特别是在古代彝族先民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婚姻制度等方面有自己的特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认识意义。

【关键词】阿鲁举热;英雄史诗;艺术特色;思想文化;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X(2005)04-0043-06

彝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以不畏牺牲、英勇杀敌为无上光荣,以贪生怕死、苟且偷生为最大的耻辱。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人们叙事状物、抒情言志、议事论理均用诗句表达。在彝族民间文学里,留下了古时候彝族人民用诗的形式塑造英雄人物,反映英雄时代社会风貌的英雄史诗,成为彝族文学的宝贵遗产。到目前为止,学界提到的彝族英雄史诗有四部:流传于贵州地区的《戈阿楼》^[1]和《俄索折怒王》^[2]两部;流传于云南与四川交界彝族地区的《海依迪古》一部;一部是流传于云、贵、川等广大彝族地区的四川地区称为《支格阿鲁》^[3],云南地区称《阿鲁举热》,贵州地区称《支嘎阿鲁王》^[4]等多版本之作。这里我们就云南地区的《阿鲁举热》内容、艺术特色及其反映的思想意义作一介绍和分析。

一、内容梗概

《阿鲁举热》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彝族地区。《彝族文学史》载:“流传在云南楚雄元谋彝区的有《阿鲁举热治雷公》、《阿鲁举热收妖婆》”。^[5]并叙述了这两个英雄神话内容梗概。这部《彝族文学史》也提到有一部叫《阿鲁举热》的史诗流传于云南楚雄元谋彝区。我们收集到的《阿鲁举热》是云南楚雄州文教局、楚雄州民委收集选编的内部资料《楚雄

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里所载文版。是元谋县元马公社石夹阱大队肖开亮唱,黑朝高翻译,祁树森、李世忠、毛中祥等记录的文本。

这个内部资料版中史诗阿鲁举热英雄故事内容梗概如下:

阿鲁举热的母亲叫卜莫乃日妮,她是个独生女,从小失去了爹妈,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姑娘长大后做了九顶锣锅帽,织好九条筒裙,心里想着去嫁人。有一天,姑娘坐在院子里,默默想心事时,天上飞来一只鹰,在姑娘的头上绕三转,老鹰的影子罩在姑娘身上“老鹰身上的水滴下三滴来/一滴滴在姑娘锣锅帽上/二滴滴在姑娘折子披毡上/三滴滴在姑娘百褶裙上/不知不觉时/姑娘怀孕了”姑娘奇怪地去问毕摩,毕摩占卜后说,要生个好儿子。果然,姑娘在一个属龙的日子,生了个儿子,取名叫翅骨阿鲁。

母亲为儿子翅骨阿鲁寻找父亲,把他抱去给大树,大树却不相认;抱去给石头、班鸠都不相认。最后把他抱去给老鹰时,老鹰的食他吃了,老鹰的衣他穿了。姑娘衷心地托老鹰,把儿子早日养大成人。从此,人们不再喊他的奶名了,都叫他“阿鲁举热”。在老鹰的精心哺育下,阿鲁举热已长大成人。一天他思念母亲,便告别老鹰,回来找母亲,但没有找到母亲,却沦为头人日母的奴隶娃子。阿鲁举热在日姆家受苦受难,天天放猪,天天流泪。一天他放的七窝猪都丢失

收稿日期:2005-06-03

作者简介:罗文华(1969—),男,讲师,主要从事彝族历史文化及彝语言文学研究。

了,阿鲁找遍山山沟沟都找不到,最后来到坝子,在一位好心的汉族大哥家过夜。汉族大哥家要杀只鹅招待他,公鹅、母鹅和小鹅一家三口伤心地相互推让。阿鲁坚决推辞说“我们都是生翅膀的儿,我不吃生翅膀的肉”。这样,没杀鹅招待他。次日清晨,鹅们感激阿鲁,母鹅从身上抖出一根毛给阿鲁说这是一根神箭,可以治服日姆,并指点他找到了九十九排长的头发“神线”。阿鲁带回这两件宝物,消灭了可恶的日姆,获得日姆的固定房产,日姆的太太和小老婆也成了阿鲁的妻室。小老婆住在海这边,太太住在海对岸,阿鲁骑着有九层翅膀的飞马,来往于大海两边的日姆太太和小老婆之间。

阿鲁治死了日姆,但世间还不太平,天上有七个太阳和六个月亮,万物枯焦,蛇有埂子粗,残暴地吞食人畜;石蚌有簸箕大,到处吃食庄稼。阿鲁决心为民除害。他历尽艰辛,射下6日5月,各留一个在天上,拯救了人和世界万物。阿鲁用火制服了蟒蛇,又把石蚌打成只有巴掌大而不能危害人类。阿鲁举热的名字被人们永远记在心上。

太平安康的日子,阿鲁想念母亲。一天他要去寻找母亲,可狡猾奸诈的日姆小老婆,偷偷剪下飞马的三层翅膀。阿鲁没有料到这招毒计,他骑上飞马,正飞在大海之上时,飞马翅膀渐渐无力,人马一起落进海里。在海里阿鲁发现飞马少了三层翅膀,才知道日姆小老婆害了他。当海水淹齐阿鲁脖子时,空中飞来一群鹰。阿鲁对鹰说“我是鹰的儿子,现在中了女人计,落在大海里,龙把我吞噬了,你们以后要来为我报仇”。说完阿鲁就被海浪吞没。从此,每年八月,成群的老鹰来报仇,来找海蛇啄食。天阴时,老鹰无影子,蛇被老鹰吃,天晴时老鹰的影子落下来,海蛇直起身子和鹰斗。“天阴三日鹰为王/天晴三日蛇为王。”

上述可见,比起贵州地区的《支嘎阿鲁王》和四川地区的《支格阿鲁》来,《阿鲁举热》显得结构较简单,内容较少,篇幅较短。但如前《彝族文学史》所转述的《阿鲁举热治雷公》、《阿鲁举热收妖婆》这两个内容也应该是《阿鲁举热》的组成部分。以此可知这里介绍分析的楚雄内部资料本《阿鲁举热》是没有收全的一部英雄史诗。

二、艺术分析

流传于云南地区的这部《阿鲁举热》,以叙事长

诗体叙述和描写阿鲁举热的身世、成长过程、战邪恶势力、射日月、制服毒蟒蛇和恶石蚌等一系列英雄业绩,塑造了身世奇特、心地善良、拯救人类、为民除害的神话英雄阿鲁举热的伟大形象。是一部典型的英雄史诗。史诗的文学艺术成就高,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下举几点分析:

(一)语言精炼、情节简明

英雄史诗《阿鲁举热》情节简洁明了,语言精炼明快,没有冗长杂乱的成分,也无华而不实之处。如叙述阿鲁举热母亲身世时写道:“阿鲁举热的母亲/叫卜莫乃日妮/卜莫日妮哟/是个独姑娘/她从小失去爹妈/也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过日子/生活寂寞又孤单”。短短几行就将阿鲁母亲的简要身世和家境状况写出来了。语言朴实而简明。

史诗的语言简明还体现在其口语化方面,即以民间口头传承的口语形式朴实道来,显得既朴实无华,又简洁明晰。如“姑娘回到家里/过了九月零九天/这一天是属龙的日子/儿子真的生下地/没有好的名字来取/就叫翅骨阿鲁/儿子有了妈/可是没有爹/姑娘心里在想/姑娘心里在急/格是树的儿子/把他抱去给大树/饿了他不吃树的果子/冷了他不穿树的皮子……/姑娘心里在想/姑娘心里在急/格是老鹰的儿子/把他抱去给老鹰/老鹰的食他吃了/老鹰的衣他穿了/姑娘心不急了/姑娘从此心落了/姑娘衷心地靠托老鹰/把儿子早日养大成人/他把老鹰当作亲生爹娘/人们不再喊他的奶名了/都喊他阿鲁举热”。这些诗句都是口语化的语言,特别象“格是”“老鹰”“靠托”这样的词语,明显地带有地方土语色彩和口语的特点,使得史诗语言具有个性特征。还有“毕摩不在家,只有毕热在”这样的句子中彝语音译词“毕摩(祭师)”、“毕热(毕摩学徒)”,使这部长诗的语言具有民族特色。

《阿鲁举热》这部史诗情节的简明主要体现在它用简明朴实的语言叙述英雄阿鲁举热的奇特身世、消灭恶人日姆、射日月、制服毒蟒蛇及恶石蚌等拯救人类和世界万物生灵,创造和保卫和平友爱的美好社会的一系列英雄业绩。史诗只用了500多行的篇幅就完成了这部内容丰富、意义重大而文化内涵深刻的英雄史诗,叙事的线条清晰,故事情节简洁明了。在简明扼要这个方面,《阿鲁举热》这个版本比贵州的《支嘎阿鲁王》和四川的《支格阿鲁》强一些。

(二)神话故事与现实相结合

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都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神话

时代,所以,神话色彩很浓,都离不开神。如古希腊英雄史诗《伊里亚特》①《奥德赛》②里宙斯神主宰的各种神们大量参与人间的战事。我国英雄史诗《格萨尔王》③《格斯尔传》④的英雄史诗主人公自身就是天帝之子的下世者。《阿鲁举热》也与四川版《支格阿鲁》和贵州版《支嘎阿鲁王》一样充满着神话色彩。史诗主人公阿鲁举热的身世也是神奇的,他是“老鹰身上的水滴下三滴来/一滴滴在姑娘锣锅帽上/二滴滴在姑娘折子披毡上/三滴滴在姑娘百褶裙上”这样使阿鲁举热母亲怀孕而生下他的。母亲把阿鲁抱去找父亲,最后找到了老鹰,老鹰哺育抚养阿鲁长大成人,很神奇。石头、树、鹅等事物都能与人的心灵相通,能与人交流、甚至通婚,更有神仙与人相互交往,其神话特色很明显。有翅膀的飞马,万能的“神箭”和“神线”及其神奇的应用都是神话十足。箭射日月,灭妖魔鬼怪的描写当然是神话了。

但是《阿鲁举热》里的神话色彩比起四川版《支格阿鲁》和贵州版《支嘎阿鲁王》来淡一些。这里的阿鲁举热形象的人性成分较多。其他的神性人物也少得多。史诗更多的是写人形,说人语,可以说一部神话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史诗。这是由于史诗在流传过程中,人们再创作时,受后时文化影响较重,而带有一些近代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的原因。

(三)英雄史诗特征

英雄史诗是史诗的一类,一般与创世史诗相对而言的。以反映开天辟地,世界形成、人类和万物的产生、民族渊源和民族迁徙、社会发展等为主的神话色彩浓郁的长篇叙事诗叫创世史诗。如《勒俄特依》、《梅葛》、《天地祖先歌》等等是创世史诗。以叙述和描写古代英雄人物事迹,塑造英雄形象为主的神话色彩浓郁的长篇叙事诗为英雄史诗。如彝族的《哈依迪古》、《戈阿楼》、《俄索折怒王》等就是英雄史诗。《阿鲁举热》从阿鲁母亲开始写起,用简明的情节、精炼朴实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一位心地善良、智勇双全、具有神奇功能、拯救人类、压制邪恶的高大英雄形象。

这部史诗的兴趣不在于天地形成、万物的产生、人类的起源发展等创世历史事项的叙述,而在于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之上。阿鲁举热以神箭和神线治死万恶的头人日姆,解除人们的苦难;阿鲁举热射掉六日五月,拯救人类和万物于绝灭之际;阿鲁消灭食人蟒蛇、治服害庄稼的石蚌,使人类免遭瘟疫、粮食丰收,使天下太平,人们生活幸福等等事项和情节的描

写均是塑造英雄人物阿鲁举热的。很明显《阿鲁举热》是一部英雄史诗,而不是创世史诗。

(四)独具特色的修辞手法

这部史诗在语言修辞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从而使得史诗更加显现其独到的特色。这里略举一、二例进行说明。

1、重复强调。诗歌有重复强调的句子,很有自己的语言修辞特色。如“飞马的翅膀/为何少了三层/阿鲁举热再想/阿鲁举热再想”。等这样重复强调的句式在别的史诗里没有,因此它使这部英雄史诗的语言修辞凸显个性。

2、复踏回环。诗歌有许多复踏回环的修辞语句。如“太阳治服了/月亮治服了”的多遍重复,有回环的诗韵之美。还有在用神箭神线时这样重复“阿鲁举热拿起鹅毛和头发/斜头指指/岩子垮一半/直着指一指岩子全垮下/日姆惊呆了/心里又不服气/……阿鲁拿起鹅毛和头发/斜着指一指/海水干一半/直着指一指/海水全干枯”等等回环重复。

3、地方土语的运用。如“格是”哪样”靠托”整哪样”等这样的词语属云南地方土语。这些构词形式特殊、词汇修辞效果特别的土语的运用也具有一种方言修饰功能,它使史诗的地方色彩浓郁而个性突出。

4、民族语在史诗中的汉语反映。如“毕摩”“毕热”“翅骨”“阿鲁”“举热”“日姆”等等都是彝语的汉语音译词,明显的带有彝语特征。还有“格是”与彝语“格亦莫”同义;“哪样”与彝语“新样”同义。这些均带彝语的印迹。另外,有些诗歌语言带有彝语语法的特点,如“东边找遍了/西边找遍了/北边找遍了/南边找遍了”这样的语序完全与彝语相同,而与汉语“找遍了西边/找遍了东边”的语序有异。

比喻、夸张、对偶、排比、递进、借代、顶真等等修辞法在《阿鲁举热》这部史诗里也大量运用,使史诗语言优美而富有感染力。这里免述。

三、文化思想分析

英雄史诗《阿鲁举热》反映的思想内容有重大的认识价值,特别是在反映远古彝族先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及远古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重要的意义,对研究古代彝族哲学社会科学有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万物相通相连的世界观

这部史诗把世界事物看成相通相连的存在状态。

鹰和人可通婚,鹅与人心灵相通,树木、石头也有人的性情。蟒蛇、石蛙也能与人通语言;太阳月亮也有人性,史诗写道“太阳和月亮/原是两兄妹/月亮是哥哥/太阳是妹妹/月亮问太阳/你白天走还是晚上走/太阳回答说/我的胆子小/晚上走路我害怕/月亮对她说/阿妹胆小白天走/哥哥胆大夜晚走/从这时候起/天空变暖和了/白天黑夜分明了”。

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思想观念为基础的彝族先民世界观认为,世界的事物是相因相通相连的。这种世界观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一种思想观念。在《阿鲁举热》里边表现得充分而有特色。

(二) 万物有灵观

在彝族传统世界观中有着万物有灵观,山、水、草、木、鸟、虫、兽、禽等动植物及无生物均有灵。山有山神,地有地神,江有江神,岩有岩神,太阳、月亮等等都有神灵。这种万物有灵观是原始人类面对无法解释的风雨雷电及变化多端的自然界时,幻想性地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产物,也是彝族原始宗教的基本思想观念。史诗《阿鲁举热》有这种万物有灵观的反映。如:阿鲁与石头、树木对话,意为这些动物有灵魂、有语言,可以和人沟通。太阳和月亮也有灵魂而相互对话;鹅的一家不仅有思想有语言地与阿鲁交流,而且送给阿鲁宝物—鹅毛神箭,并指点阿鲁找到宝物头发神线。这说明在某些方面鹅比人还聪明能干。植物也有灵魂,所以阿鲁与之对话。阿鲁说“蕨枝树/蕨枝树/软弱无力不成气/你的蕨头长出来/把你掐来当菜吃”“马樱花树/马樱花树/你是一棵好树子/你开的花是银花和金花/到处都能见着你”。动物有灵,所以阿鲁能与之对话。阿鲁说“老麻蛇/老麻蛇/你再大也不会比竹棍粗,老石蛙/老石蛙/你再长也不会比我的巴掌大”。阿鲁举热对鹰说:“我是鹰的儿子/我是鹰的种子/我现在中了女人的计/落在大海里/龙把我吞噬了/你们以后要来报仇”等等都是古代彝族万物有灵论观念的文学反映。

(三) 毕摩宗教文化

毕摩是彝族宗教的司职人员,主要主持祭祖、祭神等祭祀活动和占卜、送鬼治病等以精神治疗为主的治疗活动。毕摩还做案件审判中的神明判决主持,其宗教色彩较浓。毕摩又是彝族知识文化的掌握者和传播者,他们知晓天文历算、历史、文学、论理道德、教育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彝族的智者。在政教

合一的古代彝族社会,毕摩往往又是部落或王国的首领。彝族尔比^①曰:“兹(土司)懂的知识一百二,谋(谋臣)懂的知识千四百,毕(毕摩)懂的知识无法计量。”说明毕摩知识是最多的。毕摩与苏尼这两种神职人员有本质的区别,苏尼相当于汉族的巫师,没有什么知识,其地位低下。

英雄史诗《阿鲁举热》里没有出现苏尼文化,而出现了毕摩宗教文化内容。老鹰的三滴水滴在阿鲁举热母亲卜莫乃日妮姑娘身上,使姑娘怀孕后“姑娘去找毕摩/占卜询问吉凶/走到村头找不到/走到村尾找不着/找到村子正中间/才把毕摩的家找到/毕摩不在家/只有毕热(毕摩徒弟)在家/姑娘对他说/怪事总在我身上发生/请你帮我算一算命/毕摩回答说/是吉还是凶/等我找书看一看/毕摩打开箱/拿出书来翻/一篇二篇没有话/三篇四篇没有话/五篇六篇有话了/七篇八篇清楚了/九篇十篇算出来/毕摩告诉姑娘说/过九月零九天/你要生个好儿子”。

这部英雄史诗的各地区版本都有毕摩文化内容。四川地区版本《支格阿鲁》里也有与本版本相似的内容,并且毕热明确告诉姑娘,你请毕摩作毕后,要生一个神人。如“毕热嘎嘎的/口头算不起/起身到内屋/打开经书箱/取出经书来/先翻一双二页/经书无言/墨汁无留话/后翻两双四页经书/经书无言/墨汁无留话/再翻三双六页/经书有言了/墨汁留话了/说是不吉利/再翻四对八页/经书有言了/墨汁留话了/说是有吉了/再翻五双十页/经书有话了/墨汁留话了/招生育魂后/要生一神子/要生一仙子。”^②

贵州地区版本《支嘎阿鲁王》的毕摩文化更浓,而且史诗主人公大英雄支嘎阿鲁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大毕摩,是一位集天文历算家,毕摩和王于一身的天才英雄。这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的反映。如阿鲁制服妖魔时“支嘎阿鲁哟/口里不停念/挥动着维度/扇动着洛洪/金锁锁葫芦”,^①把妖魔锁在了金葫芦里。这里阿鲁用的“维度”和“洛洪”为毕摩的两种法具。

(四) 古代彝族历史文化的反映

英雄史诗《阿鲁举热》以神话与现实生活故事相结合的叙事手法,反映古代彝族历史事项及民族关系等情况,用文学的形式投摄出阿鲁身世及其一系列英雄事迹的历史影子,具有史诗应有的史料价值。

1、社会历史的反映。

史诗从英雄人物阿鲁举热的母亲开始写起,写阿鲁母亲卜莫乃日妮的家世生活情况,写她怎样生

阿鲁,然后写阿鲁的身世,成长及其一系列重大的英雄事迹,一直写到阿鲁生命的结束。其中阿鲁母亲有名有姓,写得很详细,写得血肉丰满,形象生动。而阿鲁的父亲则没有,只说是天上飞的一只老鹰身上滴下三滴水来,滴在阿鲁母亲卜莫乃日妮身上而怀孕生下阿鲁,看来神奇而离谱。

实际上,史诗里阿鲁父亲的非人形象,更谈不上有姓有名,这是原始母系社会妇女当家而男无定妻的历史反映。这种母亲社会的反映还延升到动物“鹅”的叙述描写之中。史诗在写因阿鲁劝汉族大哥家不杀鹅招待他,使鹅们感激他而抖出鹅毛神箭给他时,小鹅和公鹅都未能抖出这件宝物,而是母鹅能抖出来。如“公鹅抖了抖/没有抖下来/小鹅对他说/等我抖抖毛/看看有没有/小鹅抖了抖/没有抖下来/母鹅对他说/等我抖抖毛/看看有没有/母鹅张开翅膀抖三四回/身上抖下一根毛/母鹅告诉他/这是一支神箭”。这里母鹅比公鹅强,也是人类母系社会意识观念的体现和反映。

2、鹰龙图腾文化的反映

这部史诗有彝族先民龙图腾和鹰图腾文化的反映。史诗说阿鲁举热生于属龙的日子。这个“属龙的日子”很重要,是彝族龙图腾文化的表现。鹰图腾的反映也很明显。首先史诗写出阿鲁是鹰的后代,是鹰的水滴在卜莫乃日妮身上而怀孕生下来的。生下后阿鲁与鹰相认,并被鹰哺养成长的。最后,阿鲁坠海身亡后,“鹰们来为阿鲁报仇”它们飞来飞去/去找海蛇啄食”。把本民族最崇敬的英雄说成鹰的儿子,无疑是彝族鹰图腾文化的文学反映。

这种鹰龙图腾文化在史诗主人公的名字“阿鲁举热”中更加显现。彝语“鲁”在汉话里意为“龙”;“阿鲁”,即“阿龙”之义。阿是一个无实在意义的前缀词,故“阿龙”即是“龙”。“举”为汉语的“鹰”义;“热”为“儿”之义;“举热”即“鹰儿”,阿鲁举热为“鹰儿阿龙”。可见,这位英雄主人公的名字“阿鲁举热”中,有鹰有龙,是一个鹰龙结合体,充分反映出了龙和鹰图腾崇拜的文化迹象。

(五) 后世社会文化思想的反映

1、奴隶制社会阶级色彩的反映。

史诗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后世再创作者的思想和当时社会形态的影响。这在《阿鲁举热》里比较突出,比四川版的《支格阿鲁》和贵州版的《支嘎阿鲁王》还突出。《阿鲁举热》说阿鲁告别哺育他成长的老鹰来找母亲时说:“但没有找到自己的阿妈/

却论为头人日姆的娃子”。阿鲁为日姆家放猪非常艰苦:“他天天日日放猪/天天日日流泪”。这里“娃子”即是“奴隶”了。日姆头人,就是统治者。这是这部英雄史诗在云南地区的流传中受到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影响而在传承和再创作时加上了当时社会里存在的奴隶社会事物的反映。因为这些内容与这部史诗整体内容中的原始母亲神话部分不符合,再者,四川版和贵州版里也无这样的内容。

2、婚姻中一夫多妻家庭制的反映。

史诗中头人日姆有太太和小老婆的内容说明当时社会婚姻形式已是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的夫妻制婚姻形态了。但是还可以看得出日姆不是妻妾一室的近代奴隶社会一夫多妻制,而是小老婆住在家里,太太住在海对岸的女持家而男无定室的古代婚姻迹象。这种夫妻制婚姻形态的反映也是受后世社会形态的影响,而在再创作中出现后世社会婚姻特征但又隐含着古代社会婚姻迹象的一种混合文化的文学反映。

3、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的反映。

这部史诗有了清晰地民族意识。阿鲁举热找日姆家的猪,最后“找到坝子里/来到汉族家”。这里已很明确地提到汉族,区分了与自己(彝族)不同的民族种类。史诗还说阿鲁举热找到坝子里才遇的汉族人家,说明汉族人居于平坝地区,彝族居于山区的居住情形。这些内容也是史诗流传中受后世社会的影响而在再创作中出现的现象。因为史诗产生于远古氏族部落时期,当时还未形成民族这样的群体,还没有此概念。在贵州版《支嘎阿鲁王》有一些模糊的民族区别意识,但未明确提出。四川版《支格阿鲁》则根本没有民族的概念。这也说明这部云南地区版《阿鲁举热》相对来说,受后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较深刻。

4、阿鲁婚姻中的奴隶制反映。

史诗写道“日姆家的田地房产/全部归了阿鲁举热/日姆的太太和小老婆/变成了他的妻室/日姆的小老婆住在家里/日姆的太太却住在海对岸/日姆家有一匹飞马/阿鲁举热要去太太那里/就骑着飞马飞越大海/飞马驮着阿鲁举热/时刻来往于大海两边”。阿鲁治死他的主子日姆并占有日姆的全部财产和妻室。这是典型的奴隶推反奴隶主的社会历史反映。关于阿鲁的爱情婚姻,贵州版说是阿鲁与美丽无比的龙王之女鲁斯阿颖浪漫而感人肺腑的恋爱。鲁斯阿颖最后为阿鲁献出了生命(她偷来父亲撵山的神鞭,

把北方的山撵来一半,为阿鲁填平了南方的洪水,父亲追来要夺回撵山神鞭回北方时,她吞下神鞭而死。四川版说的是阿鲁在滇潘海底救出了被龙王压在红石板之下的美丽无比的红仙女和绿仙女姐妹俩,并相互热恋,仙女姐妹双双嫁给阿鲁。绿仙女住在海这岸,红仙女分住在海对岸,阿鲁骑着神飞马来

往于两位妻子之间。比较之下,云南版与四川版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四川版神话色彩浓,云南版奴隶社会的现实性和人情味浓。

总之,比起四川版和贵州版,这部云南版《阿鲁举热》受后世社会的影响较大,所以,其现实性和人情味比较重,反之,其神话的神奇美妙性减弱了。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毕摩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 [2] 陈长友. 彝族源流(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 [3] 阿洛兴德. 支嘎阿鲁王(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 [4] 卢占雄. 支格阿鲁(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 [5] 陈长友. 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 [6] 冯元蔚. 勒俄特依(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
 - [7] 李力. 彝族文学史(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 [8] 卢学良. 海俄滇古(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 [9] 荷马. 伊里亚特(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 [10] 荷马. 奥德赛(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
 - [11] 蚊垓. 罗摩衍那(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12] 王天玺. 宇宙源流论(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06.
- 中科院. 格萨尔研究(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 王沂暖. 格萨尔王传—降妖魔之部(A). 兰州:甘肃省人民出版社,1980.
- 阿柯钦夫. 英雄格斯尔可汗(二)(A).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注:文中未注明引文出处的引言均出自本文所介绍分析的内部资料本《楚雄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
- “尔比”:系彝族文学体裁的一类,与汉语的格言、谚语类似,但它又有诗歌的特点,是一种具有优美诗韵的生活哲理性强而运用频率极高的文体。

致谢:本文的撰写得到洛边木果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Research on the Yi People's Epic Poem King Alujuri in Yunan — plus Comparison with the Two Editions in Guizhou and Sichuan

LUO Wen-hua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Among the several Yi people's epic poems, King Alujuri is the most popular, richest i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which is named King Zhigalu in Guizhou and King Zhigealu in Sichuan. Thus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local editions, which have nearly same framework and basic content, but some slightly different specific content, length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In King Alujuri there are higher artistic achievements and its thoughts are involved with all aspects of ancient Yi people's society, especially with all aspects of ancient Yi people'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religious beliefs, cultural art, marriage systems, whose research values and recognition significance cannot be replaced.

Key Words: King Alujuri; Epic Poem;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ought and Culture; Historic Value

(责任编辑:周锦鹤)